

关注

贺兰石以清雅莹润、古朴典雅等特点被誉为宁夏“五宝”之一，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石料。但因其资源极为有限，尤其是近些年来面临着环境保护、非法盗采、假货泛滥等诸多问题，现在却遭遇“寒冬”——

宁夏贺兰石：如何破冬迎春？



宁夏银川贺兰石

本报记者 马学礼

贺兰石是全国闻名的宁夏“五宝”之一，它清雅莹润，古朴典雅，结构均匀，质地细腻，具有深紫、浅绿、暗红三色，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石料，而用贺兰石刻制而成的贺兰砚更是文人墨客喜爱的文房用具，近年来，贺兰石砚文化已成为宁夏文化发展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2011年，贺兰砚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贺兰石资源极有限，特别是近年来面临着开采的环境保护、非法盗采、假货泛滥等诸多问题，贺兰石雕刻技艺也面临着传承人断层的危险。原本在外界人士眼里应该红红火火的文化产业，现在却遭遇“寒冬”。近日来，《工人日报》记者通过多方走访、调查，以期探究背后成因。

日渐稀缺的资源

贺兰石矿产深藏于贺兰山中。根据宁夏地矿部门的调查，贺兰石矿产的预测资源量为2450万吨，但真正能够达到工艺要求的不足10%。贺兰石资源赋存于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正常的开采活动将会给保护区环境带来影响。近几年来，宁夏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贺兰石的开采受到很大限制。

“可辟为采场的地点极为有限，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优质贺兰石不足30万吨，资源十分稀缺。”宁夏地质局的李国（应作者要求化名）告诉记者。

稀缺的资源与市场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直接催生了非法盗采活动和假冒伪劣产品的上市。目前，具备合法开采权的只有宁夏地质局一家单位。根据宁夏林业部门的有关管理规定，每年4月至10月为贺兰石的采矿期，采矿期结束，开采单位必须封矿并全员撤离。

由于矿区无人看守，一些不法分子乘机进入保护区，大肆盗采贺兰石，他们长时间驻留在矿点，非法用火，猎杀野生动物，不仅破坏了贺兰石资源，而且还给保护区带来了

极大的隐患。

“盗采给原本就所剩无几的贺兰石资源带来的破坏令人痛心”，李国介绍，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开展过打击盗采活动，但也未能完全使盗采者销声匿迹。贺兰石资源的日渐紧缺，也让假冒贺兰石产品大行其道。从十几年前开始，来自四川等地的石料因其外观上近似于贺兰石，开始大举进入宁夏。它们被制作成各种工艺品，以“贺兰石”之名充斥在销售摊点。“最严重的时候，在比较集中的一些贺兰石销售点几乎看不到真正的贺兰石制品”，李国痛心地说，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具备价格优势，给贺兰石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品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后继乏人的雕刻技艺

用贺兰石雕刻而成的贺兰砚在各种贺兰石工艺品中最有知名度。在一百多年的贺兰砚雕刻史上，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贺兰砚雕刻世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流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闫家砚”，从清代光绪年间至今，“闫家”已历经4代传承人，前后从艺10余人，逐步形成了因材施艺、含蓄典雅的“闫家砚”风格。

“闫家砚”第四代传承人闫森林，是贺兰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据闫森林介绍，贺兰砚的制作是一个工艺要求极高的复杂过程。面对一块贺兰石料，需观其质，量其形，反复构思推敲，才能下刀。一方好的贺兰石砚，往往需要雕刻师倾注数月甚至一年的心血。由贺兰砚制作时间长，成本自然不低，几千或几万元不等的身价，使其难以走向普通的销售市场，只能“无奈”地成为“镇店之宝”。为了满足低端市场的需求，机器加工在众多商家中流行开来。这种批量生产的贺兰石砚成本小，价格低，工艺水平不易识别，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机器夺岗，长期从事此业的艺人们生活大受影响，不少人不得不放下刻刀，改做他行。

“制砚技术对从业者的要求极高”，闫森林介绍，雕刻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美术知识，能够将结构、透视关系等内容运用在贺兰石雕刻上，还要善于发掘石料的内在美，并赋予砚台深刻的文化寓意。

学艺的艰难和生存的不易，让“雕刻师”这一职业不再令人艳羡。作为名望最高的贺兰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代表，无人可曾是闫森林最大的一块心病。最近几年，宁夏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闫森林的情况略有好转。现在，儿子接过了他的刀笔，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一个工艺美术班中的十几个学生也跟着他学习雕刻技术。

然而，并不是每个雕砚人都如此幸运。掌握闫家砚雕刻技艺的有十几个人，大都是当年闫森林在工艺美术厂学徒的伙伴，这些人中，陈梅荣雕刻过被国家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宝收藏的《九龙套砚》，施克俭的《牧归》被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礼物赠送给回归祖国的香港。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经济状况都不好，很少有人再愿意拿起刻刀。

难以走俏的市场

西塔市场是银川最集中的贺兰石制品销售点，有大大小小的摊点近百个。李先生的店铺是这里规模较大的一家，说起20余年的经营情况，他用“现在只能叫做半死

不活”来形容，“好的东西卖不动，不卖假的就没办法生存”，他如此说。

在这个号称宁夏最大的贺兰石制品销售市场里，大部分摊点销售的是小型贺兰石制品。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机器雕刻或压制的。”李先生透露，现在市面上卖的贺兰石挂件和印章很多是由来自四川的苴却石加工而成。苴却石在图案和色泽上与贺兰石都极其相似，质地方却有着天壤之别。苴却石运到银川的价格是1吨1000多元，贺兰石1吨则需要近3万元，个别好料按块卖，一块需要几千元。一方高品质贺兰石印章售价就达1000多元，而同样形制的苴却石印章，售价却在百元以下。“那些便宜的贺兰砚主要是用苴却石和达不到工艺要求的贺兰石料用机器雕刻、拼接粘贴出来的，普通消费者根本没办法识别真假。”李先生说。

低成本带来的低价格，形成了贺兰石刻市场的“繁荣景象”。但这样的红火却令深谙内情的人士忧心。作为宁夏的知名特产和旅游纪念品，贺兰石制品大多售卖给了外地游客，不但损害了购买者的利益，也在无形中毁坏了行业的整体形象。李先生坦承，近几年来销量“不温不火”，但较为明显的是，宁夏本地人很少购买。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的贺兰砚雕刻师董学军告诉记者，假货充斥和粗制滥造导致了贺兰砚这种原本就比较小众的文房用具市场的萎缩。尽管一些商家推出了贺兰石摆件、挂件等新品种，但也无法改变现状。随着贺兰石雕刻师的日渐凋零，不少商家将贺兰石料寄往河南南阳或河北易县等地，请当地工匠使用电动工具加工。由于缺乏对贺兰石料的深入研究，且为了缩短工期，产品的缺陷在所难免。“产品质量的下降，也成了行业发展的障碍。”董学军说。

贺兰石资源一天天在减少，大师们精雕细刻的贺兰石雕并没有物以稀为贵，却面临无人问津只能“雪藏”的境地，相对火热的低端产品却是一片乱象，这成了贺兰石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破冬迎春”？

“要让贺兰石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解决贺兰石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从源头强化贺兰石资源的保护，坚决打击非法盗采、破坏贺兰石资源的行为。坚持保护性开发原则，科学制定贺兰石资源的开采方案制订，合理选择开采工艺，严格执行核定的年度开采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开采活动中对资源的保护。”李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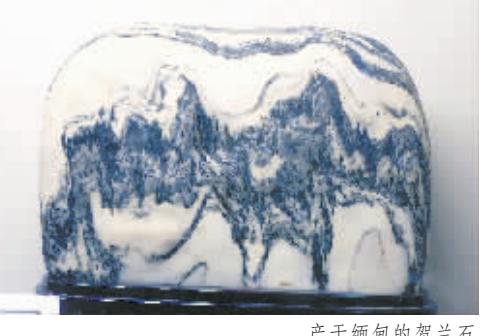
作为唯一一家获得勘探和开采权的单位，现在的宁夏地质局与林业、公安等部门联手多次开展了打击盗采贺兰石的非法行为行动。2013年以后，非法盗采贺兰石资源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李国告诉记者，针对贺兰石砚市场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应继续完善市场监管手段，深入抓好行业自律管理，加快制定贺兰石鉴定标准和鉴定方法，稳步推进“贺兰石”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授权使用，努力打造诚信、优良的贺兰石文化品牌。

同时，摸索建立贺兰石资源定价供应机制，按照市场需求合理进行资源投放配置。此外，还应成立贺兰石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所，为宁夏贺兰石砚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树立贺兰石砚特色文化品牌，更好传承和弘扬贺兰石文化。

“就像银川文化城那样，建立宁夏贺兰石砚文化产业园，以产业园区的方式带动贺兰石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政府再加强宣传，给予从业者更大的资金支持，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我相信贺兰石文化走向世界是指日可待的。”董学军说。

（本文图片来源 东方IC 王商林 摄）



产于缅甸的贺兰石



宁夏银川贺兰石印章字体书



宁夏银川贺兰石工艺品

工人日报 文化周刊

Literature & Art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rwhzk@sina.com

文化点评

朝阳

玄幻剧“空心化”引关注

挖掘文化内涵方能长久

据光明日报 今年，玄幻电视剧集体亮相荧屏，“空心剧”问题再次引起观众的讨论。一些玄幻电视剧故事背景虚无，文化内涵缺失，剧情套路化、言情化、低龄化。

所谓玄幻剧，指的是借助电脑虚拟技术主导的奇观化美学方式，表现超现实的内容题材，并为原始神话注入现代诠释的电视剧类型。从远处说，玄幻这个概念来自网络文学。从远处说，玄幻则延续了神话这一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学题材。在各大网络文学门户网站，点击量排名前几位的小说中，总能找到仙侠玄幻题材的身影。大量读者的存在为玄幻影视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他们把对原著的喜爱带到了影视剧中来。

点评

制作一部玄幻剧的前提，是设计一个架空世界，而一部玄幻剧长期受到关注的前提，则是这个架空世界更加引人入胜。因为，观众关注的不只是故事本身，也对架空世界颇有兴趣。

托尔金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魔戒》，但直到本世纪初才变成电影三部曲，乔治·马丁出版《冰与火之歌》首卷是在20年前，15年后才迎来电视剧首播，刘易斯于60年前出版的《纳尼亚传奇》，也是在50年后才变身成电影。

诚然，影视剧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得描写架空世界的文学作品能够变身成影视剧，所谓“新神话”浪潮也随之而至。但是，如果想打造经典的影视作品，不仅需要留出充足的时间集聚粉丝，更要细致打磨，从故事脉络到道具细节。

好的文艺作品如同酒一样，越久才越醇香，如果一味追求速度，不注重细节打磨，不挖掘背后的的文化内涵，玄幻剧的风潮很可能就会像《冰与火之歌》电视剧中史塔克家族那句名言一样，“凛冬将至”。

第二届《冰雪之约》新年演出季将启

本报讯 从12月24日到元旦，第二届冰雪之约新年演出季将携六台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音乐会登陆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据悉，冰雪之约演出季是2015年由京演文化传媒公司出品的新年演出季品牌，在每年的圣诞节到元旦之间以主题音乐会的形式展现圣诞、冬奥、新年等多种元素。

在今年的演出季中，2016梦花园圣诞音乐会将于12月24日首先登场。乐队将演绎经典轻音乐作品、古典音乐、电声及民族器乐的合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12月29日，在刘索拉和朋友们乐队音乐会上，著名艺术家刘索拉以多年沉浸音乐世界的感悟创作了一台全新风格的打击乐音乐会。作为演出季的重头戏，《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31日与观众见面。（聂仁）

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聚首大剧院

本报讯 11月22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琴声悠扬，由柏斯音乐基金会主办的“长江钢琴之夜——中国几代优秀钢琴家大汇演”在这里上演。从9岁的“钢琴小神童”到70多岁的钢琴界泰斗，这场演出汇集了中国老、中、青几代优秀钢琴家，展示了中国钢琴音乐的辉煌成就。

聚光灯下，从9岁的王紫妍沉稳大气，游刃有余；13岁的郎鸣沁歌优雅大方、琴技惊人。随后，沈文裕、沈璐、谭小棠、朱楣、盛原、汤蓓华等著名青年钢琴演奏家轮番上场，为全场观众带来了众多中外经典曲目。在演出的高潮部分，中国钢琴界德高望重的大师石叔诚、鲍蕙荞、刘诗昆分别登场，倾情献艺，以自己博大精深的艺术素养，为全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演绎。（文艺）

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举行

本报讯 日前，中国美术馆汇同北京多家文博机构，聚集其各类艺术作品两百余件，举办“朽者不朽”：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行者——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

据悉，这次展览，一方面展现其于中国画各科推进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呈现其于书法、印章、诗词以及漫画、铜画、篆画等多方面的综合艺术成就，尤其是特设展厅，以“沙龙雅集”方式钩沉其生平、交友、著述，力图部分还原陈师曾与民初文艺界往来的艺术交往圈。在全面研究展示陈师曾的画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同时，也希望藉此揭示其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开拓价值和文化启示。（李文）

被误读的《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

欧阳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以来口碑两极，夸好的不惜赞誉，踩踏的竭力贬损。如果仅从票房上审视，估计不是冯导的名号撑着，情形应该是不乐观的。

撇开电影自身的优劣，就观看者损誉两端的感触而言，恐怕是有些人误读影片了，无论是“电影式”的表现手法，还是故事讲述的内容。当然，个体的“电影”口味南辕北辙，用不着强求一致，问题是，简单故事蕴含的意思真就是您认为的那样吗？

小说我没看过。电影本身讲述的是“刁民”李雪莲告状的故事：为一己私利假离婚，不曾想离婚成真。骗子被骗，这就不得不了啦。骗子怎么能被骗呢？这不合道理，于是为“讨说法”事主走上告状之路。一级一级地折腾之后，命苦的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一个个的，都因“刁民”无理取闹丢了官帽。李雪莲也没落好，荣膺“潘金莲”封号，一场大家都倒霉的闹剧就这么持续着。

瞎腾腾谁都没好处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有人解读说是另一版的“秋菊打官司”，因为看到主角像“秋菊一样上路了”。看不惯导演的法律人士也忍不住说，“不要用浅薄侮辱法律人的智商”，原因是“不可能有”的判决出现在法庭上。

不过，最通行的说法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电影中那些看似荒唐的桥段，总是会勾起现实生活中的观众们产生一些似曾相识的联想，像什么居高临下的风采、主观独断的神态等，连导演都说了：“我觉得很多领导干部看完这个电影后会有触动、有思考、有启示”……

坦白说，把自己摘出来在边上吃瓜看热闹的人，各种想象的产生和解读不奇怪，问题是，秋菊是无厘头胡闹吗？不是。影片里那些貌似兢兢业业的领导干部胡作非为了吗？没有。公允地说，他们都是“好官”，实乃官僚主义的化身，他们想担当，想平气和地把问题圆满解决掉，而后来的李雪莲也只是想解除潘金莲的名号。

不错，李雪莲的“说法”是她个人私有的，官员是否担当的“说法”也是私有的，在他们自己的心里，也在别的个体心里。甚至连警察拘留事主也是依据个人对指示的理解，电影从头到尾没有公共的规则展示，或许就没有公有的规则？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电影方圆画面的交织转换本以为是这种说法的暗喻、象征什么的，结果导演说是“有一种中国山水的意境在里面”。客观说，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视野，就如人们关于电影的叙述一样，但意境的描绘、感悟尽管是个人的，但终究还需有公共体验，还需有标准意会在里面。如果没有共有的秩序、法律，就不会有公正立场：各级官员尽管没有任何人想刁难李雪莲，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就是没有基于公正立场的规范。

这不是感性的故事，也不是荒诞的寓言，更不是所谓触官场生态和官民矛盾痛点的担当。

当习惯甚至固执地用私人利益损益来评判是非曲直的时候，“无理取闹”会成为理性的行为。很多时候，就像电影末尾的画面外音，人们习惯了李雪莲以及系列人物的荒唐行为，并将之当成笑话来讲述，末了，连李雪莲都觉得是在说别人的事……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那些满脑子个人浆糊的角色中，未必没有您的身影，您觉得呢？

本报记者 黄仕强

11月20日，作为李安导演的铁粉，申宏杰早在逸票网上预购了正在热映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但令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是，他差点错过入场。

“原来看电影都是去售票台购买，就算是遇到周二半价，也没见过这么多人。”而在队伍的一侧，常规的售票柜台依然还设置着，但少有人去往那里，络绎不绝的观影者都是很自觉地排在长队的末尾。申宏杰万万没想到，如今仅仅是购买电影票这么一件小事，消费模式就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在重庆，记者打探到，类似于重庆逸票网这样的电商企业并非特例，尤其是在线票务这样一些曾似相识的联姻，都有层出不穷的抢滩。申宏杰万万没想到，如今仅仅是购买电影票这么一件小事，消费模式就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互联网巨头，房地产大佬万达也嗅到了在线票务的市场商机。万达院线日前宣布战略投资时光网，打造电

影服务O2O平台，连接万达线下与时光网线上的资源，在线选座售票、营销协同效应有望进一步释放。

仅仅一个在线票务，就能够吸引到众多的大佬们，一方面展现了文化娱乐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蓬勃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在其背后，有着令人更加心动的利益市场。

当然，有人愿意在各种在线票务平台上买单消费，才能让众多抢滩者真正受益。

“以前看电影，价格动辄近百元一张，一般情况下不会常去看电影。”一位市民这样告诉记者，“现在网上营销活动多，通过打折、电影票的价格才二三十元。”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资深影评人李凡卓表示，现在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中国影院越来越多，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以外，许多